



李敖

精品文集

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黑夜的思索

挑战禁忌，不屑媚俗，冲击社会，对抗当权者——李敖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敖精品文集

走近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黑夜的思索

当代鬼才、现代第一狂人

——自誉五百年内与白话文前三名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志达
封面设计 张成伟
责任校对 范 宣
版式设计 陈光明

李敖精品文集
黑夜的思索
胡枫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28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22-02421-2/I·736

定 价:22.00 元

编者的话

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斗士，著名的作家李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才华横溢，学富五斗，狂放不羁，在台湾文坛掀起了一次次狂风骤雨，谈古论今，嘻笑怒骂，开展文化论战，抨击市井百态和时政，与当权者对抗，把台湾岛搅得火光冲天，热浪滚滚，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他也因此而两次被投进监狱。他虽然身遭劫难，但并没有向当权者屈服，却将这磨难用来砥砺自己的意志，出狱后继续战斗，而且愈战愈勇。

李敖是公认的文章大家。他自誉五百年内，写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的文章具有很高的技巧，笔锋锐利，语调激昂、高亢，文笔自成一家。他发表的著作累计一百余种，脍炙人口。

现将李敖的作品选编成“李敖精品文集”，分为《黑夜的思索》、《婚姻与情话》、《斗士与镣铐》、《丑陋的烙印》、《横眉对乱世》、《讨蒋的响箭》、《惊世的论战》、《回忆与前瞻》八种。书中所收文章熠熠生辉，不同凡俗，是李敖作品之精华。

愿广大读者通过阅读本系列图书，而了解一代鬼才李敖。并认识其文章在洞察中国现代社会真相方面所具有的不凡价值！

编者

目 录

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1)
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	(7)
蒋介石与张学良	(14)
蒋介石怎样谋杀杨虎城	(25)
蒋介石卖国冠军	(66)
蒋介石与日本降将	(74)
国民党与通辑症	(90)
国民党与钞票	(94)
陈布雷自杀写真	(104)
“中华民国”亡国考	(121)
哀江南	(128)
别为盗贼上陈条!	(130)
岳飞案的另一面	(132)
美国人忘了什么?	(135)
甚像百年一感	(137)
美独与台独	(139)
拿破仑与台湾独立	(142)
索尔仁尼琴错在哪?	(145)
打着民主反民主	(151)

讲民主,你没有风度	(154)
台湾的“夜郎症”	(157)
真是蠢极了!	(160)
“你是半个王八蛋!”	(163)
民进党的政治公道	(166)
为民进党的无知抽样	(169)
登广告自暴其矛盾	(172)
一厢情愿的迷梦	(174)
你们早已“杀”了他	(176)
叶菊兰与江青	(178)
邓毛毛忆陈毅	(182)
邓朴方忆受难岁月	(185)
余秋里断臂记	(188)
哭的政治与政治的哭	(191)
文化总会总不会文化	(194)
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198)
西太后怕什么?	(206)
奴才学发微	(208)
李斯传新读	(218)
招了再说	(224)
要清白,请长寿	(228)
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231)
菩萨就只好打倒他	(233)
全美华人协会颁奖典礼录音演讲	(236)
从侮辱圣母到侮辱国父	(243)
好人坏在哪里?	(248)

人到底该怎么选择?	(251)
用冰冷表现洁白	(255)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257)
把敌人出版	(260)
中国真人的没落	(264)
还我万岁	(266)
小人·小人·打小人	(271)
上吊吊出来的问题	(274)
坐失四方台湾人	(277)
黄狗的窃笑	(279)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281)
对自然要自然	(284)
才华盖世侠骨柔情的思想家	(287)
吐他一口痰	(300)
党外人士不够小	(330)
李敖答问之一	(333)
李敖答问之二	(339)
李敖答问之三	(348)
五十而不知天命	(355)
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387)
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394)
李语录	(411)

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是浙江余姚人，十二岁到上海，二十四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然是“刑警”，可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也是流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由包探升为探目，再升为督察员，再升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一九二五年退休，仍被聘为警备处顾问，法国帝国主义三次授勋给这头走狗，可见此人的显赫。

据乡波《黄金荣事略》，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这茶楼里布置走私、绑票等勾当，为自己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官警和流氓也就此铸成一体。”在一体的局面下：

黄金荣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势，在租界当局的默许下，指挥他的徒众给上海烟土商押运鸦片，从中获得巨利。后来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合股办起“三鑫公司”，在法租界捕房的武装警卫下，包办了法租界的烟土经销，连何丰林和军警头目俞叶封也相继入股。在军阀、租界当局和军警一体保护下，三鑫公司的营业日趋兴旺，为黄金荣聚集了大量财富。

他聚财的另一途径是开赌局。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他就和门下人开设了新吉利赌台，后来发展到合股开设五、六个大赌台，除每月从各赌台分得盈利外，每个赌台每天还要孝敬他一百元。另外，黄家数以百计的仆佣不用黄金荣支薪，一律到赌台去拿俸禄。与此同时，他又先后开设日新浴室、大观园浴室、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等。……

一个两手空空的流氓靠烟、赌、敲诈等办法，不仅拥有了上述种种产业，而且在上海的源成里、钧培里拥有数十幢里弄房产，在苏州唯亭乡下有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

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自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千计。

在“数以千计”的黄门狐群狗党里，其中有一个小流氓，就是蒋介石。

据黄金荣的心腹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第十节《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看出小流氓蒋介石的发迹，与大流氓黄金荣息息相关：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贴子。

一九二一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退还门生贴子。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伴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贴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当时谦虚地说：“先生就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表，连连称谢。黄金荣对这只金表，一向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来炫耀一番，一直保存到死后，被黄源煮取去。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拾万元的“慰劳费”，蒋把十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五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时，警卫部队约有一百多人，驻扎在南市董家渡附近，蒋本人决定随带警卫队长便衣进入法租界。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警卫队抽调了六十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外马路转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的爱多亚路。车到一枝春街口，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拦阻，不许这批军警进入租界，并将两辆警卫车拦进法租界巡捕房，警卫班长也被扣押。黄金荣得知后，亲自到法租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法捕房头头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看黄的，黄为安全起见，请蒋的警卫队开进租界到黄家保卫，希望和平解决。法捕房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馆、法领事感到事态严重，指示捕房让黄金

荣出面调解,黄金荣主张先让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钩培里黄家。法捕房同意了黄的主张,通知一枝春街的法捕房让警卫车开进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钩培里路口。黄金荣办了这事,颇得蒋介石的赞赏。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共急先锋,蒋介石先后拨付十多万元费用,并在事后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黄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正因为黄金荣、蒋介石这对流氓师徒间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一九四七年黄金荣八十大寿时,蒋介石虽以一国总统之尊,却要秘密行帮中规矩: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遭遇河泾的黄家祠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己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十一时,李济琛来了,吃了

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大懂李济琛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琛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琛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琛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琛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具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

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大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是奸雄人物，他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他在黄埔学生面前，是校长；在浙江同乡面前，是乡长；在国大代表面前，是总统；在钱穆、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是皇帝；在帮会特务面前，是大龙头。……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显然在某种程度的尊重这一流氓体制，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而利统治。他这个头，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

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晨

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

——伏虎·伏虎·伏虎功

后来做过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一九一五年，从美国三藩市中国国民党美洲支部，写了一封信给同志曹汤三，信里主张在正义立场上与人争，但在“所见不同”的时候，“可不必争此闲气”。“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吾道必行，不从者多见其不知量耳。”这一伏虎功，可算是国民党式的伏虎功。

共产党也有它的伏虎功。不过却出之以诗词表达，那就是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一首作品《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风，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太太杨开慧和其他殉难同志的。大意说因为太太杨开慧被国民党捕去枪毙，她在死后，上了九重天了、上了月亮了。月亮上吴刚伐桂，以桂花酒招待他们。寂寞的嫦娥在万里长空之中，也为他们这些为理想而死的忠魂跳舞。忽然间，消息传来，地球上老虎给伏了。（蒋介石给打败了），他们自己虽然牺牲了，但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也忍不住要泪洒长空了。

词中所指其他殉难同志是柳直循（荀）。据遁叟《李淑一其人》（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央日报》）所说：

“君失柳”的柳，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循（荀），当民十六“马日事变”（大约是五月二十一日？）以前，柳直循是湖南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农民协会有梭标队，任意捕杀人，长沙藏书家叶德辉的被杀，据说就是柳直循下的手令；马日事变后，柳是到汉口“请愿”的代表之一，随即宣告失踪，在李家，也都是“守口如瓶”的不再提起柳直循这个人；好像？李淑一曾经给“四总部”传讯过；似乎？并曾羁押过一些时日，。但为时并不太久；由乃父李肖聃出面具结领回“看管”。自此，李淑一便带着一个年约三、四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男孩子，住在长沙顺星桥的李家。柳直循的父亲柳午亭，有一个日本太太，柳直循和父亲合不来，因之，李淑一自嫁为柳家妇后，从未和翁姑在一起过，柳直循的生母，似乎早已弃世？关于柳直循的消息，传闻不一：有说他和易礼容辈潜伏在上海，有说他随同毛匪上了井冈山，民十九的七、八月间（？）共匪袭破长沙时，事后，传说柳直循是和李立三在一起？再后，听说柳到了江西的瑞金；又听说柳已经在“富田事变”里给整肃死去？但也有说不是被整掉而是在窜逃途中遭病死的。总之，柳直循是已不再在人世间了；不过，李淑一为着怕官

家追究，却不敢为其夫“发丧”，当然，更不敢服孝；寂寞岁月，凄凉身世，时李淑一只不过三十未届的少妇呀！

事实上，柳直循(荀)是一九三三年殉难的。他的太太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好朋友。她在柳直循死后二十四年了，写了一道诗纪念丈夫，并把这诗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感而有诗，就是上面这首《蝶恋花》。

词中“我失骄杨”的杨开慧，毛泽东的老同学萧瑜，在《毛泽东与我讨饭吃》第十一章里，曾有这样的描写：

杨怀中老师有两个小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叫开智，女儿叫开慧。开慧的身材很矮小，圆圆的脸，长得很像他的父亲，眼睛与她父亲一样又深又小。但她的皮肤非常白。一九一二年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是十七岁，正在长沙中学读书。

从那年起，我与另外二个同学，熊光祖和陈昌，每个星期天早上都到杨老师家去讨论功课，直到吃过了午饭才回学校，吃饭的时候，杨师母与开慧常常来跟我们一道吃，每次她们进来的时候，我们仅是礼貌地向她人鞠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就这样，每个星期天，中午去他家，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我们每次吃饭都是保持安静并尽快吃饭，没有一个敢说一句话，静得就好像没人似的。我与同学只有在挟同盘菜时，才看到对方的脸，一切事情只有用眼睛及眉毛示意。一九一八年我们到了北平杨老师家时，我们吃饭的规矩还是一样。……

当我一九一九年在巴黎时，意外地接到开慧写给我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详述她父亲逝世的情形，她知道我非常尊敬她的父亲，她想我对杨老师的死一定会像失去了自己父亲一样的悲伤。她的信写得很感动、很真挚，信末说她要回长沙去了。但

她没有给我回信地址，所以，我一直没法回她的信，我与她，从未谈过话，这封信是她写给我的仅有的一封。

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回到了长沙以后，娶开慧为妻。她们有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国人叫他“毛王子”。但开慧不是毛的第一个恋人。在我们学校同学中有位陶斯咏小姐，陶小姐也是杨怀中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非常优秀。一九二〇年她与毛泽东在长沙开“文化书局”，最后因意见不合而分手，后来陶小姐跑到上海去办了个学校，叫“立达书院”，在那所学校中，她度过她的余年。她比毛泽东的太太杨开慧年纪大很多。

一九二〇年，我从巴黎取道北平回到长沙后，我向毛打听杨师母及开慧的消息，因为我想去拜访她们，但他只告诉我她们住在很远的乡间，关于他与开慧的恋情，一点也不透露，最后，我只有请杨师母的朋友黄太太带一点东西给杨师母。当时没有回开慧的信，我感到很抱歉。没有把她父亲的原稿加以保管，也很令我内疚。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要逮捕开慧，因她是共产党毛泽东之妻，我曾为她奔走，写信，打电报至有关方面，请求开恩，但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到马黎时，我的老朋友熊光祖跑来看我，我们见了面以后，很伤感的谈到我们的学校，杨老师的家庭，以及开慧被枪毙等事。为开慧的悲惨下场，熊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是润之害死开慧的”。（润之是毛泽东的别号）。

萧瑜在这一章最后，用诗收尾，谴责毛泽东“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这种笔法，是很奇特的。因为要谴责，使杨开慧“饮恨在黄泉”的邵子手国民党总也不能不作为对象来一